

# 关于朱鸿老师的散文课

■韩卓源

《散文十讲》的课程已然结束,然而令我印象最深的却非课程,而是我们的教授——朱先生。

身边有不少同学报了散文课,每到周末结束,回到学校时,自然免不了谈论我们的课程。知识渊博的同学可以大讲起他的收获,我等基础较差者,只得看着厚厚的笔记,感叹自己的不足和鄙薄。但无一例外的,大家总能说起朱先生。有人讲先生是很温和的,说话温和,节奏和缓,不紧不慢;有人说,那叫做学问的“松弛感”,干什么都信手拈来;有人说,先生的白发让他想到村子里敦厚的长者……我觉得朱先生像故乡原上的风,是温和的但是有力的,淡淡地把文化的种子吹到你心里。

朱先生是还给我梦的人。当初选择散文,不是因为热爱,而是源自幼时的一个梦——当时正看老舍先生写济南的散文——那个冬夜里,我梦见自己躺在山川之间,头枕的是山,身

上盖的是雪,旁边是汨汨的泉。身上盖着雪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现在想来,恐怕是很冷很湿的,骨头都要上冻。但在离奇的梦境里,雪被是柔软的床榻。怀着这样一个梦,我开始阅读各类散文,郁达夫、汪曾祺、丰子恺……散文于我而言,是生活的另一种视角。渐长大些,便迷上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然后便摆开了散文,开始看生涩的学术著作,把文字当成一种传达理论的容器去读,开始追求所谓理性的、凝练的哲思,尽管我似乎读不懂什么,文字中激荡的真情被当做没用的香蕉皮剥掉了,并顺手向远处一扔,从此不再找回。在高中,结识了几位热爱文学的友人,他们使我发现: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起点,自己对文学的认知竟如此粗浅。我已经离开文学太久了,离开童年的梦太久了,于是我重新出发,并有幸追随在朱先生的身后,真正品味散文。

曾经想过为何散文课的主讲是朱鸿先生?

## 快乐与厚道

■冯志萍

纵观周围,我突然发现,时不时就会有不开心或不快乐的人,其实就是心理不健康的人,试想,一个心理状况健康的人会心生怨恨吗?心理存在一些问题的人,可能以自己为中心,面对问题时引发事端。由此,心存仁厚之心,心理有道,薄厚礼数分明,会仁让无礼之人。

我还发现,快乐是分层次的。一个修养不够的人,他的快乐仅限于肤浅的感官上,而有境界的精神层面的快乐,是来自心灵的舒畅。且看有人随意在公共场合不顾及个人形象,哗

众取宠,有人说人家那样是放得开,活得自我。我看那样充其量也就是发泄而已。每个人活着就是一场修行,修身养性,达到了一个境界,那就不是俗人了。再听俗人讲他们的故事,简直就是雕虫小技,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今天看一个飞行员的故事,说是飞行期间,突然前面乌云密布,他只能降低飞行,可下面是海浪翻腾,只能上升,可是上升后瞬间被乌云包围,只好继续上升,上升,突然看见了灿烂的阳光。俯瞰下方,顿觉站在一个高度上,下面看见的都

不值一提。

厚道,是一心向善、不张扬,默默无闻地奉献者才是值得尊敬的厚道之人。虚荣者,图的是虚名薄利,自得其乐。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人,用实力说话,不用口头上的标榜。所以说,莫轻易评判别人是否厚道,先看自己做得怎么样。拿虚情假意换取物质是自以为是之人的快乐,诚恳待人、鼎力相助是厚道之人的做派。孰是孰非,个人界定,做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不是一个有才的学生,也不算得上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有幸随着先生领略过这《散文十讲》,“怀着好奇来,带着教诲走”,也算是不虚此行。

## 宜君冬日之美(组章)

■陈玉莲

1  
今冬雪降落的时候,宜君的天空很寒冷,留下了雪。雪用最纯情的洁白取下云上遨游的魂魄,一阙词的梦想被称作“上帝的手掌纹”的梯田收纳了美意,在雪峰、在深壑缠绵、飘忽,万千精灵,笼罩四野。

铜川最冷最远的山城,神赐的画笔在山间往复,描绘,有了雪,有了冰瀑,有了人间瑶池。在重叠的山影中止住了呼吸,这是大自然赐予了宜君冬日的神奇礼物——纯洁的玉花琼枝。

2  
一些柔美,在枯树顶梢的枝尖上,附着在枯木之上。一些软绵,轻盈地飘洒点点相思。一些婉约,只一个侧影,便委婉而有韵致地款款流动。一些冷峻鸟儿,事不关己地绕谷空飞,全部趴在农家山庄的栅栏上、亭台上、小桥上、桥下的厚冰上滑行,彰显冬天的凛冽气息。

3  
雪种植的一幕幕,在宜君演化出不同的地理场景和物化意象。空气是透明的,每吐纳一丝,眼前的景致便多了一份缭绕;空气是清冽的,每一缕缠绕,都带着干净的内身,融入琥珀色的光线中,缥缈,游弋。远处,早作梯田在云雾的掩映下,似是沉潜于空无之地,群梯错列、线条凌厉,似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护栏上垂挂着黄灿灿的包谷棒,切换着“吱咯吱咯”的颤音,天籁之音于“上帝的掌心”。近处,对立的孟姜女塑像,摩挲而立,裸露的石头对话平缓,那些落下的冰雪轻易将它们内心的起伏与波澜混为一体,亘古缠绵。

所有的图景都荡漾在数九里的冰雪中,茫茫一派,且白且蓝。山风空蒙,横贯在农耕体验园的东西南北,不可描述的不羁与狂野、冷峻与别致扩展着沿途的景物。

4  
在淌泥河避暑山庄,在宜君独有的早作梯田,在哭泉,在龙山公园,在福地湖……就逐层见世面的众多核桃树和旱田玉米都香艳一片。

淌泥河农家山庄的冰凌,一挂一挂又一挂,洁白如玉,清脆沁凉,享受着冷凝的甜蜜,攀援在充满风险和动荡的枝条上。雾凇,翠色隐烁、静谧和肃穆,争相用翻动的谱系,传递着具有自然气息的欢愉。冰瀑、冰挂,在山崖枯枝上珠帘下垂、叮当有声,在它们幽居的秘境或深谷找到了舒缓的风姿,摇曳着宜君冬日之美。

5  
淌泥河村有个避暑农家山庄,默默傲立,庄里四季景色迥异。我夏天来的时候,庄园似是江南一隅,小桥流水潺潺,四周张开的叶茎和绽放的各种花草,构成迷人的乐园。在雪纷纷落落的时候,花树伊人模样,一树梨花,冰清玉洁,楚楚动人地站立或迎接。每个季节,庄园游客如织,缘源于佳肴美味,天然食材,碧绿的野生菜,散养的山鸡、黄亮的山鸡蛋,软糯香甜的炒年糕,红油酸菜旱田玉米搅团喷香诱人,手工馒头麦香四溢,一道道美味佳肴,如同艺术品般在盘中呈现,色彩和香气让人忍不住垂涎三尺。

冰语雪缘,倾颂宜君,情意暖人。静有声的妙美融契,弥藏着天地致美、弘远深邃的悠悠情韵。玉米的清香和雪的冰洁,山核桃的闻名和玉华古同

酒的芳香,散发着黄土高坡的浓浓乡愁。情投意合、妖娆妩媚,谁还有心思去琢磨飘零的身世和流徙何方?又有谁会让自己的躯干冷若冰霜?

6  
那些冰雪,依旧素颜朝天,装点着苍冷的世界。蓦然,我想起了父亲,那年月的宜君还很贫穷,一条街,冬的寒冷冲刷着这里,积雪厚厚,来年春天三、四月还有蒙尘的雪和冰挂。父亲裹紧了洞的军大衣,每天穿梭在居住的窑洞和宜君唯一的副食品加工厂里。晚上回来,他大衣上糕点的味道至今不能忘记。宜君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无论在夹缝与边角还是野径与山溪、盘山步梯……都打造成了宜君最美的风景。

7  
宜君的梯田,不同季节,都由一种水墨来勾勒,美得那么直白,纯粹,浑厚富饶,无极缥缈;天趣横逸,万田归一,恣意蔓延。站在观景亭望宜君冬天的梯田,似瀑布云在翻涌突兀,无法逾越的空蒙、无法企及的宏阔,所有的跌宕和辽阔都被放大和圆梦,总能让人暗自忖度这究竟是天上还是人间,条条不相连,一掌定乾坤,似千般相依,又似万般舍离,将梦幻般的剧场一一驱散。

8  
究竟是宜君赋予了冬的精髓,还是冰雪衬托起它的美丽?那一天,数九第四天,我怀着回乡的心情,来了。我看见,冬阳捡拾了一遍,山风朗诵了一遍,我默记了一遍,带着我眼力不济的惊叹和留恋,还有一些密布纵深地带的芳丛慢慢归隐、悄悄淹没在冬的落日里……

## 针的暗夜

■卫国庆

延河左岸,马家河的小村里  
砖石砌成的窑洞,残留  
羞涩青春的温度  
诺言,随游子一直在异乡漂泊

村口,早已布满岁月的刀痕  
当年徘徊的女孩,丰满了春天的梦境  
微风,撩拨她丝顺的发辫和青涩的矜持  
如今,一同消失在那个晚秋

针携带尖锐的针头,拖着缝补的后缀  
顶针默默推进的动力,是  
母亲指尖箍紧的暗夜  
还有一盏摇摇晃晃的油灯

一环按捺不住的银光  
铺满了母亲略带银发的面庞  
灯线温顺而迟钝,牢牢驻扎在鞋底  
此时的光阴,缜密且醇厚  
频发的冲击,使秋偷袭了我

我头上撒下隐约可见的薄霜  
我握紧抖笔的手,尽量让霜  
不要落在大地之上  
也不要落在心头

蓬蒿少年,常从穿帮的鞋底  
观日月,星相  
当指尖抵达头皮,再也不能触发静电  
尖锐已用尽,慢下来的黑发  
已被日子打磨得有了针线的模样

针眼,起于鞋底  
终于心头,断了的针头  
依旧缠着麻绳  
扎一个硬邦邦的心愿  
伴着游子,闯天下

## 破败的老窑

■卫国庆

残垣 断墙 碎瓦  
还有那一地的泥泞  
满院的苍凉和顺水脱落的墙皮  
像脱缰的野马,驰向我

老窑,摇摇欲坠  
我的心,也摇摇欲坠  
故乡,一步步越走越远

大雨滂沱中,我追着故乡呐喊  
猛地惊醒在一片黑暗中  
这也许是月圆前夜,思乡的梦

父亲弯腰,扬起木铎  
把秋抛洒,风吹走了干草枝叶  
落下一粒粒秋魂

鸡鸭伸着脖子,围着粮堆打转  
孩童嬉戏打闹,春华秋实  
惊起老汉一脸皱纹  
麦场上,黄的灿烂,红的耀眼  
黑的闪亮,像一粒粒钨金  
乐坏了孩童,笑醉了父亲